

全能悖论

当人们看到加沙的破坏时，常常会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为什么祂允许这一切发生？** 这是古老的恶的问题，被埋在瓦砾下的儿童和哀悼无法命名的巨大损失的家庭的画面使之更加尖锐。哲学家们曾经以抽象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上帝能否创造一块祂自己无法举起的石头？** 在加沙，这个悖论不再是学术性的。它是直观的。如果上帝能阻止杀戮，祂为什么不这样做？

《古兰经》和更广泛的亚伯拉罕传统提供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答案：上帝不会以违背祂自己启示的原则的方式行事。祂的力量是无限的，但祂的正义是有原则的。全能者不是一个将道德扭曲为祂意志的暴君；相反，祂只意愿与祂所宣称的正义和慈悲相一致的事物。这就是**全能悖论**：上帝的力量不是体现在打破祂自己的法则，而是在于维护它们，即使这意味着人类之恶未被遏制。

神圣自我限制：一致性的代价

《古兰经》宣称：

凡杀死一个灵魂……就如同杀死全人类。凡救活一个灵魂——就如同救活全人类。 -
迈达章 5:32

犹太传统在**pikuach nefesh**教义中对此有所呼应——拯救生命的义务几乎凌驾于所有其他戒律之上。《塔木德》在《公会书》90a中对此进行了深化，生命的保存与神圣正义的根本基础相连。伊斯兰的**逊奈**（神圣习俗）和犹太教的**brit**（盟约）都描述了一个将自己束缚于关系忠诚而非以粗暴力量行事的神。

灾难性地干预——大规模消灭侵略者——会瓦解上帝所维护的道德秩序。这会将造物主变成祂所憎恶的混乱。相反，《古兰经》解释道：

若不是安拉通过一些人遏制另一些人，那些经常提到安拉之名的修道院、教堂、犹太会堂和清真寺早已被摧毁。 - 朝觐章 22:40

上帝偏爱的方式不是单方面的消灭，而是通过中介的克制——**通过一些人遏制另一些人**。这就是悖论在行动中的体现：全能自愿受原则约束。

基督教传统反映了这种神圣一致性的原则。在客西马尼园，耶稣责骂祂的追随者：

把你的剑放回原处，因为凡动剑的，必死于剑下。 - 马太福音 26:52

力量受原则约束，而不是原始的复仇。

殉难的安慰：超越地平线的地平线

在人类看到不可挽回的损失的地方，《古兰经》揭示了另一个地平线：

不要以为那些在安拉之道上被杀害的人是死的。相反，他们在他们的主那里是活着的，得到供养，为安拉赐予他们的恩惠而欢喜。 - 仪姆兰家族 3:169–171

这不是陈词滥调，而是末世学的反抗。那些被不公杀害的人不是历史的脚注，而是永恒的主角。他们的喜悦是对凶手的责难，他们的升华是对他们苦难的辩护。

这种信仰从麦加受迫害的早期穆斯林到今天巴勒斯坦人的**sumud**（坚韧）一直激励着抵抗。在加沙，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饥荒威胁着幸存者，殉难者在他们的主那里活着的信念不是逃避现实，而是生存。它将悲痛转化为坚韧，将废墟变成见证的祭坛。

然而，《古兰经》的承诺并未抹去人类的痛苦。家人哭泣，母亲哀号，父亲埋葬他们的孩子。第一反应是悲伤、哀悼和愤怒——因为爱拒绝分离。但在巴勒斯坦人民中，这种悲痛常常转化为其他东西：认识到他们的亲人免于在加沙废墟中进一步的苦难，接受上帝的旨意，以及对来世团聚的耐心希望。

他们的信仰重新定义了死亡，不仅是损失，也是解脱——从尘世折磨中的解脱，以及进入上帝慈悲的解脱。这就是为什么加沙的葬礼虽然泪水涟涟，也回荡着**Allahu Akbar**的呼喊。这是既是哀悼又是肯定的表达：一个选择相信殉难者未被摧毁而是被尊荣、未缺席而是被期待的民族。

这也是悖论的一部分：虽然上帝拒绝为了阻止谋杀而打破祂的法则，祂也拒绝将受害者抛弃于虚无。

上帝的道德纯洁：未赎之血的回声

悖论的另一个维度是神圣的纯洁。通过拒绝通过杀戮干预，上帝将罪责完全留给肇事者。每一颗射出的子弹、每一枚投下的炸弹、每一个被饿死的孩子——污点仅属于他们。

因此，凡行一原子重量之善，将见之；凡行一原子重量之恶，将见之。 - 地震章 99:7–8

今天，加沙的土地被鲜血浸透，呼喊不是一个兄弟的声音，而是数十万人的声音。**680,000无辜者的鲜血从加沙的土地向神呼喊——正如亚伯的血曾从土地向天呼喊。**

你兄弟的血从地上向我呼喊。你做了什么？ - 创世记 4:10

在审判日，身体本身将成为检察官，背叛其主人：

那日，我们将封住他们的口，他们的手将对我们说话，他们的脚将见证他们所赚得的。 - 雅辛章 36:65

等待罪人的是无休止的折磨：

他将一口一口地喝，但几乎无法咽下。死亡将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但他不会死；在他面前将是巨大的惩罚。 - 易卜拉欣章 14:17

《塔木德》毫无疑问：

恶人……在来世没有份。 - 《公会书》90a

在各种传统中，判决是一致的：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不仅是需在Gehinnom中净化的罪恶，而是对上帝之名的滥用。它违反了**pikuach nefesh**——优先拯救生命的戒律——并嘲笑人类被创造为**b' tselem elohim**——按上帝的形象创造的真理。这是公然违抗祂的戒律和亵渎，其后果是永恒的排斥。

沉默的谴责：旁观者为共谋者

但悖论更进一步：上帝拒绝打破自己的法则意味着世界受到考验，旁观者暴露无遗。经文不仅谴责肇事者，也谴责那些看到却无动于衷的人：

我们确实为地狱创造了众多的精灵和人类。他们有心却不理解，有眼却不看见，有耳却不听见。他们如同牲畜——甚至更加迷误。他们是疏忽大意的人。 - 高处章 7:179

这是对历史“牲畜”的雷霆一击——否决停火的政府、将“双方”平等化的媒体、翻过瓦砾的公民。面对屠杀的中立是共谋。

《塔木德》说：**kol Yisrael arevim zeh baze**——“全体以色列人彼此负责。”在精神上，这是普遍的：全人类因责任而连系在一起。沉默不是中立；是背叛。

加沙的全能悖论

在这里，悖论变得更加尖锐：上帝是全能的，但祂将自己束缚于自己的道德法则。祂不会为了阻止谋杀而杀人。祂不会为了阻止不公而犯下不公。相反，祂允许人类之恶暴露自己——并在这样做时，为最终的审判保留祂的道德纯洁。

对殉难者来说，这意味着安慰：他们的血没有白流，而是转化为见证和尊荣。对肇事者来说，这意味着谴责：他们的罪行在对他们喊叫，他们的身体将作证，他们的命运是永恒的排斥。对旁观者来说，这意味着暴露：他们的沉默是共谋，他们的中立是诅咒。

结论

全能悖论不是一个抽象的谜题，而是加沙的活生生的现实。它向我们展示了上帝的力量不是任意的，而是基于原则的。祂选择了克制，在这种克制中既有对无辜者的安慰，也有对罪人的谴责。

对肇事者来说，他们的身体将对他们作证，他们的折磨无尽，他们的罪行被土地本身回响。对旁观者来说，沉默本身就是诅咒。对殉难者来说，死亡之外有生命，悲痛之外有喜悦。

从加沙的废墟中升起的不是神圣缺席的证据，而是双重真理：人类残忍是真实的，神圣正义是不可避免的。剩下的问题是，我们这些仍在呼吸的人，是否会认识到这个悖论——并按照上帝所设定的生命法则生活：拯救而非杀戮。